



我

的哲學提綱

李澤厚論著集

李澤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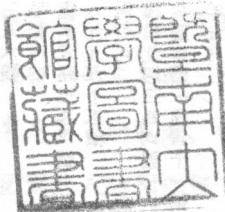
 三民書局

B26
2009/14

· 哲學 ·

我的哲學提綱

李澤厚論著集 · 李澤厚 著



 三民書局

我的哲學提綱／李澤厚著．--初版．--

臺北市：三民，民85

面；公分．--(李澤厚論著集；1)

ISBN 957-14-2155-3 (平裝)

ISBN 957-14-2494-3 (精裝)

1 哲學-論文-講詞等

107

84003640

國際網路位址 <http://sanmin.com.tw>

◎ 我的哲學提綱

著作人 李澤厚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八一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門市部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

編號 S 12092

基本定價 肆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陸字第一〇〇八八八號



ISBN 957-14-2155-3 (平裝)



「李澤厚論著集」總序

在大陸和臺灣的一些朋友，都曾多次建議我出一個「全集」，但我沒此打算。「全集」之類似乎是人死之後的事情，而我對自己死後究竟如何，從不考慮。「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那種立言不朽的念頭，似乎相當淡漠。聲名再大，一萬年後也仍如灰燼。所以，我的書只為此時此地的人們而寫，即使有時收集齊全，也還是為了目前，而非為以後。

而且，我一向懷疑「全集」。不管是誰的全集，馬克思的也好，尼采的也好，孫中山、毛澤東的也好，只要是全集，我常持保留態度，一般不買不讀，總覺得它們虛有其表，徒亂人意。為什麼要「全」呢？第一，世上的書就夠多了，越來越多，越來越讀不過來；那麼多的「全集」，不是故意使人難以下手和無從卒讀麼？第二，人有頭臉，也有臀部；人有口才，也放臭氣；一個人能保留一兩本或兩三本「精華」，就非常不錯了。「全」也有何好處？如果是為了研究者、崇拜者的需要，大可讓他們自己去搜全配齊；如果是因對此人特別仇恨（如毛澤東提議編蔣介石全集），專門編本「後臀集」或「放屁集」以揚醜就行了，何必非「全集」不可？難道「全集」都是精華？即使聖賢豪傑、老師宿儒，也不大可能吧？也許別人可以，但至少我不配。我在此慎重聲明：永遠也不要

有我的「全集」出現。因之，關於這個「論著集」，首先要說明，它不全；第二，雖然保留了一些我並不滿意卻也不後悔的「少作」或非少作，但它是為了對自己仍有某種紀念意義，對別人或可作為歷史痕跡的參考；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於我的作品在臺灣屢經盜版，錯漏改竄，相當嚴重，並且零零碎碎，各上其市，就不如乾脆合編在一起，不管是好是壞，有一較為真實可信的面貌為佳。何況趁此機會，尚可小作修飾，訂正誤會，還有正式的可觀稿酬，如此等等；那麼，又何樂而不為呢？這個「論著集」共十冊，以哲學、思想史、美學、雜著四個部分相區分。

前數年大陸有幾家出版社，包括敝家鄉的一家，曾與我面商出「全集」，被我或斷然拒絕或含糊其辭地打發了。我也沒想到會在臺灣出這個「論著集」。至今我沒好好想，或者沒有想清楚，為什麼我的書會在臺灣有市場，它們完全是在大陸那種特殊環境中並是針對大陸讀者而寫的。是共同文化背景的原因嗎？或者是共同對中國命運的關心？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我不清楚。人們告訴我，在日本和韓國，我的書也受歡迎，而且主要也是青年學人，與大陸、臺灣情況近似。對此我當然非常高興，但也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臺灣只來過一次，時不過五週，一切對我還很陌生，但有幸能繞島旅遊一周。東海岸的秀麗滄茫，令人心曠神怡，太魯閣的雄偉險峻，令人神驚目奪。但使我最難忘懷的，卻是那最南邊頗為奇特的墾丁公園。在那裡，我遇到了一批南來度假的女大學生，她們笑語連連，任情打鬧，那要滿溢出來的青春、自由和歡樂，真使我萬分欽羨。如此風光，如此生命，這才是美的本身和哲學本體之所在。當同行友人熱心地把我介紹給她們時，除一兩位似略有所知外，其他大都

茫然，當然也就是說並未讀過我的什麼著作了。那種茫然若失、稚氣可掬的姿態神情，實在是太漂亮了。這使我特別快樂。我說不清楚為什麼。也許，我不是作為學者、教授、前輩，而是作為一個最普通的老人，與這批最年輕姑娘們匆匆歡樂地相遇片刻，而又各自東西永不再見這件事本身，比一切更愉快、更美麗、更富有詩意？那麼，我的這些書的存在和出版又還有什麼價值、什麼意義呢？我不知道。

最後，作為總序，該說幾句更嚴肅的話。我的書在臺灣早經盜版，這次雖增刪重編，於出版者實暫無利可圖。在此商業化的社會氛圍中，如非余英時教授熱誠推薦，一言九鼎；黃進興先生不憚神費，多方努力；劉振強先生高瞻遠矚，慨然承諾；此書是不可能臺問世的。我應在此向三位先生致謝。特別是英時兄對我殷殷關注之情，至可銘感。

是為「論著集」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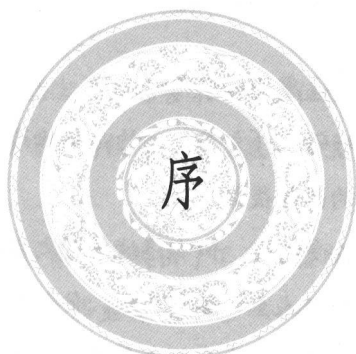
李 澤 厚

1994年3月于科泉市



李澤厚論著集
分冊目次

- | | |
|-----|-------------------|
| 哲 學 | 第一冊 我的哲學提綱 |
| | 第二冊 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 |
| 思想史 | 第三冊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
| | 第四冊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
| | 第五冊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
| 美 學 | 第六冊 美的歷程 |
| | 第七冊 華夏美學 |
| | 第八冊 美學四講 |
| | 第九冊 美學論集（新訂版） |
| 雜 著 | 第十冊 走我自己的路（新訂版） |



哲學部分收《批判哲學的批判》（初版於1979年，下簡稱《批判》）、《我的哲學提綱》（初版於1990年，下簡稱《提綱》）兩書。關於康德，兩書中有某些重複的部分。

較之他卷，本卷篇幅最小。特別是那些「提綱」，加起來字數可能才抵得上他卷的一篇長文章。但是，恰恰是這些提綱以及《批判》一書各章的最後評議部分（即收入《提綱》一書中的），卻是我全部著作中最為重要的方面。也許，自己是哲學系出身，仍然更重視別人的和自己的哲學思想。

說來也有意思，我從小雖對人生即有某種可笑的感傷和疑問情緒（見《走我自己的路》），但讀人文書刊的興趣卻大抵限於歷史與文學。從孔孟經書到宋明語錄，從墨學到名家，我始終是望而生畏，卻步不前，不敢多所問津的。我當年之所以以第一志願報考大學哲學系，除了想繼續思考一些人生問題之外，主要是受了時代的影響。1940年代後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嚴格被禁的白色恐怖下，對我反而更有吸引力。當時傾心革命，想窮究原理，於是由毛澤東而馬克思，由馬克思而黑格爾，而希臘，而其他。也記得50年代初在北大讀書時，我曾鄙夷名重一時的蘇聯著作及哲學專家，卻潛心於西哲原典，因而大遭歧視之情景似猶如昨日事。當時閉關自大的國策使現代西方著作極少進口，自己的探索歷程



止步在、也流連忘返在康德哲學之中。

事有湊巧，恰好碰上「文革」，於是有論述康德的《批判》一書的寫作，詳情見該書的兩個後記。

此書出版之後很受歡迎，似有洛城紙貴之勢，初版就印了三萬冊，很快賣光。當時的年輕人至今還對我說，他們知道什麼是哲學，是自讀這本書始。說法似頗誇張，查來倒也平實。只要稍事翻閱1949年以來大陸出版的所謂哲學和哲學史著作，便可知曉。哲學在那裡不是「愛智」而是「毀智」，不是「聞道」而是「罵道」（罵人之道），也就是嚇人、打人的理論—政治棍棒。唯心唯物是欽定標籤，辯證法成了變戲法。毛澤東提倡普及哲學，於是「賣西瓜的哲學」「打乒乓球的哲學」，風行不絕。這不是笑談，而是有白紙黑字為證的「哲學論著」，真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於是《批判》一書，從內容到形式，從觀念到結構，不但大有異於常規，而且還有「離經叛道」之走勢，從而也就被人（主要是青年一代）刮目相看了。其實，此書寫於「文化大革命」之中，交稿於1976年，當時雖心懷異數，卻不能大事聲張，只字裡行間略顯消息；而章章節節均大引馬列，以為護符。今日看來，必覺奇怪；但於當時，乃理所當然。此次重印，我不想多作改動；存其舊貌，以見因緣，為上上好。

同時，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即我通過《批判》所表達的自己的哲學觀念，以及後來概括、發展為《提綱》中的基本想法，都自以為至今尚不過時。其中如《第四提綱》、《哲學探尋錄》雖很簡略，卻自以為重要。我以為，本世紀不管是歐陸或英美，不管是世紀前期或世紀末，大都是語言哲學的天下。維特根斯坦無論矣，海德格爾、伽德默、德里達等人也無不以語言為指歸。更不用說分析哲學這種技術學了。這個世紀是科

學技術空前發展的時代，語言之占有哲學中心地位也，固宜。但下個世紀呢？我以為是該走出語言的時候了，語言並非人生—生活之根本或家園。

我在《批判》《提綱》兩書中提出了工具本體與心理本體，特別是所謂「情本體」，以為後現代將主要是文化—心理問題。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經濟乃社會存在、發展的動力這一基本原理仍然正確，但隨著自由時間的增大，物質生產之受制約於精神生產也愈趨明確。從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便太簡單了。社會心理、精神意識從來就有其相對獨立性質，在今日特別是在未來世界，它們將躍居人類本體之首位。這即是說，工藝（科技）社會結構的工具本體雖然從人類歷史長河上產生和決定了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但以此為歷史背景的後者，卻將日益取代前者，而成為人類發展和關注的中心。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教育不再是成為其他事務（如培育資本社會所需要各種專家，培育封建社會所需的士大夫），而將以自身亦即以塑造人性本身、以充分實現個體潛能和身心健康本身為目標、為鵠的，並由之而規範、而制約、而主宰工藝（科技）—社會結構和工具本體。這樣，自啟蒙時代起到馬克思主義止的理性主義的基本線索，亦即作為今日資本世界最高準則的科學主義、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等等，便將規範在一定限度內而不再任其無限膨脹，從而也避免激起其反面之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縱慾主義等等的惡性回應。這就是我結合中國傳統所提出的「新的內聖外王之道」，也就是我所謂「經過馬克思而超越馬克思」的「西體中用」的「後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因此，如果今日有人硬要問我，你是否仍為馬克思主義者？其答覆自然是肯定的。



我在青年時代白色恐怖中經過思考接受的東西，大概這一輩子也不會丟掉；但在壯年時代的紅色恐怖下，也是經過思考，被接受了東西又有了長足的變化、修正和發展，這也大概是確定無疑的了。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已多元化，多種多樣，各異其趣。我的馬克思主義在於仍然肯定製造、使用工具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這一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而我所強調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未來卻指向心理和情感，這是以前或其他的馬克思主義所未曾談到或未曾強調的，此之謂「後」或「新」。這裏也還想說一下，一提馬克思主義，我便被扣上「歷史必然論」「經濟決定論」的帽子。我明明強調的是個體、感性與偶然，卻硬說我是「死守」著集體、理性和必然。的確，我是講了必然。什麼是必然？人要活，人要吃飯，這就是必然。從而追求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及壽命）的改善和延伸，從而社會在物質生產上（以製造、使用工具為標誌）取得進展，這就是必然。這是人類生活的基礎。當然，歷史也有倒退甚至毀滅的時期，但從人類總體千萬年歷史看，這方面是向前發展、進步的。我就是在這意義上講必然、理性和集體，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完全否認這一點，認為人吃飯（從而社會物質生產）不重要，不是「必然」；認為今天和千百年前一樣，物質生活（衣、食、住、行及壽命）並無進步或這種進步沒有意義；認為社會歷史無理性可言，個人的當下「存在」、感性情欲才是「真實」；如此等等，我是明確不贊同的。至於在社會物質生產、生活中，在各種歷史事件、政治體制、精神生活、意識形態、文學藝術以及個人生存中，都具有極大的多樣性、偶然性、不可規定性等等，則正是我所反覆強調的。

所有這些看法和想法雖均略見於《批判》和《提綱》，但遠未充分

展開。因此，這篇序文也就以提示這些尚待繼續探究的哲學課題作為結尾吧。

李 澤 厚

1994年春3月





我的哲學提綱

目次

「李澤厚論著集」總序

分冊目次

序

一、人類起源提綱.....	1
二、《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摘鈔.....	9
三、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	97
四、關於主體性的補充說明.....	117
五、關於主體性的第三個提綱.....	135
六、主體性第四個提綱.....	147
七、哲學答問錄.....	155
八、答問之二.....	191
九、關於「實用理性」.....	205
十、哲學探尋錄.....	215



一、人類起源提綱





1. 人類起源不只是古人類學問題，它也需要從哲學上去探討

例如大家都說，人之區別於物、人的社會實踐之不同於動物的活動，在於人有自覺的能動性（毛澤東），即人是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活動的。於是，這裡就有一個問題：人所特有的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但作為普遍必然性的製造工具的活動，已有某種目的、意識的自覺活動在內，那麼是否人的意識（認識）先於人的勞動（實踐）呢？某些古人類學家強調人腦的決定作用，也可說是這種觀點的科學表現。而這，是我所不同意的。

2. 應該重視雙手的形成

許多古人類學家強調直立行走是人類形成中的關鍵性環節。我覺得似乎更應該注意的是，猿類前肢從原來的攀援、爬行的器官，逐漸演化為使用工具的專職器官。即由於專門從事於把握天然工具去挖掘、切割、獲取食物和防衛自己等活動以維持生存，從而引起的形態學上的一系列變化，其中重要的是前肢逐漸形成拇指與四指的相互對立和輔助的人手。雙手的逐漸形成，標誌著多種多樣使用工具活動的歷史成果。這種大量地、廣泛地繼而成為普遍必然地使用天然工具（樹枝、石塊等等）以維繫生存的活動，應是人類開始區別於猿類的原始勞動。它已經是「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製造工具則是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它是「動物性質本能的勞動形式」（《資本論》）。

動物在實驗室或自然條件下也使用甚或「製造」工具，但它們只是偶發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單一性的（一種工具或一種使用方式），在維繫其族類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從猿到人的進化史中，

使用工具的活動卻有「量變成質」的巨大含義。所以它才產生了猿類所沒有的人的雙手。

4



我的哲學提綱

3. 工具的重大意義

「……勞動者直接占領的東西，也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手段。這樣，自然物自身也成了他的活動器官……。」（《資本論》）「……要判別已經滅亡中的社會經濟形態，研究勞動手段的遺物有相同的重要性。」

（同上）「工具保存下來，而直接的享受卻是暫時的，並會被遺忘。人用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列寧《哲學筆記》中所摘引的黑格爾的話，並評注說：「黑格爾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

動物的生活活動是以其特定生理形態、性能所規定了的肢體活動來與外界聯繫，因之，動物所能「利用」、「掌握」的因果聯繫和自然規律，就不能不局限在、束縛在某些既定的範圍內，並且一代代地固定下來，成為傳給後代的本能性的活動。所以，「動物只依照它所屬的物種的尺度來生產」（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動物和它的生活活動直接是一個東西」（同上）。「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對於動物說來，它對他物的關係不是作為關係而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些都指出，動物以其天生的既定肢體作用於外界以維持生存，只能適應環境，而不能改造世界。

工具的出現突破了上述生物種族的局限，各種自然物日益成為原生物既定肢體的「延長」。這「延長」主要不是肢體由於使用工具而變得更有能耐而已；這裡出現的是質的變化，即使用工具的活動的多樣性的特點（天然工具如各種不同形狀、不同性能的木棒、骨器、石器的多樣，把持式樣、操作姿態、動作的多樣），從根本上打破了任何生物種族的既